

□ 杨绍敏

对话

几棵参天的古树,像老朋友似的围拢在一起,但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,挺拔在寨门前。枝干苍劲,树冠相叠,遮天蔽日。清风吹拂,碎碎的蓝天晃在树顶,此时,明媚的阳光也趁机滴落下来,斑驳一片。

这天上午,当我走进民族传统村落屯州苗寨时,立即被这一片浓浓的绿荫所包围。

沿着石板铺砌的小路蜿蜒而上,微风凉爽,凉意袭人。路旁有一口井泉,透明清澈,常年不竭,由于泉水渗漏,井边的石板冒出藓苔,如时间的絮语。似乎树林茂密的地方,一定会有山泉,不知这是不是一种常理。树蓄泉水,滋润树木,两者彼此成就,相依共生,诠释着和谐相处的自然规律及美好愿望。拐个弯,拾级登上一座石拱桥,站在桥上,古树伸手可及,而此刻,静立于身旁的树,像一群从小看着我长大的父老乡亲,爬满皱纹的脸上,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;虬曲向下的枝条,如一条条急切的臂膀,欲拥我入怀。我呆立在树下,不忍离去,沉浸在回家的幻觉之中。栖息在树上的小鸟,不时唱出欢快的歌儿,在我听来,正是熟悉的故乡童谣,穿越幽深的岁月,带着家乡的风韵,穿越幽深的岁月,带着家乡的风韵,像是树上滚落的只言片语……

苗寨不大,几十户人家,一栋栋木



屋依山而建,或稀稀疏疏散落山间,或密密麻麻紧挨在一起,疏而不散,密而不乱。阳光下,屋顶上缕缕升腾的炊烟,涂抹着山村的天空,生动着眼前的画面。这是一个小山冲,房屋分列两边,让出中间的一片空地,开垦成几块稻田,呈梯子状,稻谷金黄,散发着清幽的芳香,差不多可以收割了。一株水稻由青变黄的过程,在这一方水田里,悄无声息地进行着,于每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里,持续着挂谷的追求与梦想。某一天,当一只低飞盘旋的蜻蜓俯下身,短暂停留在这株嫩绿的稻叶上,一段时间后,如果这只蜻蜓能再次造访,目睹的一切已不是原来的样子,稻谷抽穗渐黄,秋天不知不觉来了。一碗香喷喷的米饭,捧在手里的,不仅是粒粒皆

□ 杨邵雨薇

秋水共乡愁长流

立秋之后,麓山的枫叶渐渐红了,而湘江之水,似乎也泛起了缕缕寒意,星城依旧喧嚣、繁华,这是秋天里常见的一种风景。

据说,在近年的一次评选中,长沙成为全国年轻人最向往的城市。特别是今年“五一”假期间,全国地铁的客流强度长沙荣登全国榜首。寓居在朝气蓬勃的城市,每日里忙得不亦乐乎。不过,偶遇闲暇之际,邀三五好友,一起或行走在江边的绿荫下,看车水马龙;或漫步在琳琅满目的商场,评议挑选;或围坐在夜市的美食旁,边吃边聊,何等惬意!

然而,一个突然来电,就打断了我的美好享受,把我扯进了千丝万缕的乡愁之中。

电话是爷爷和奶奶打来的。爷爷先说话,奶奶后说话,由于老家的房子被拆迁后,爷爷奶奶住到了遥远的山下,那里通讯信号不好,每次通话都是断断续续的。两位老人家依然是老调重弹,无非是嘱咐我在外面注意安全,不要乱吃东西,有空经常回家看看,云云。不过,这一次,奶奶说了让我有空回家看看之后,忽然改口说:“这种大热天,你还是莫回来算了,家里没有空调。”

听了之后,我心里忽然一震:平日里,我们只顾忙碌自己的工作,有无数



□ 王道东

木哥的幽默

认识杨政木老师,是在剑河县参加一次文学活动。他的朴实,睿智,尤其是风趣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得知他曾在中学教过书,当过公务员。在杨政木的朋友圈里,大家都叫他木哥。我还知道,我们来自一个乡,我们的老家只隔一座山。他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,大大地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

听说我来自沟洞,杨老师说了一句“今生受沟洞的恩情深重”,让我心中一动,杨老师和沟洞有些渊源?

杨老师聊起了他的小学老师王维生。王维生老师是沟洞人,在邻村高邱的小学任教,是杨政木的老师。那些年,很多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,唯独王老师顶着压力坚持教学。面对相关的责难,王老师引用毛主席语录来应对:“学生以学习为主,兼学别样。”他们不停地学习,杨政木那一届,高坳有

的理由不能回家,却忘了家里的老人家。想起二老烈日下在家乡的菜地里劳作的情景,想起他们脸上一颗颗的汗滴、浑身湿透的衣服,还有中午对着电风扇午休的情景,我的心顿时疼痛不已!

尽管父母和叔婶一直在为解决二老的生活环境而努力,但乡下的一些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。父亲为之付出不少,但收获总是不大,他常常为此自责。

而在我的印象里,乡下的秋天,总是披着橘黄色的外衣,散发着浓郁的果疏味。爷爷奶奶一辈子都喜欢柴禾灶,那袅袅炊烟升腾起独特的秋韵。圈养的鸡鸭鸣叫声,放养小狗的吠吠,还有门口村道上偶尔驶过的车辆声,村旁溪水汨汨流淌的声音,合成一曲乡村四重奏。

因为环境的变迁,原本有很多肥沃的菜园土地,爷爷奶奶已经鞭长莫及。至于家里新址附近开垦的菜地,被奶奶当成孙子一般精心伺候,一年四季果蔬更迭,让人人口齿留住熟悉的乡土味。

奶奶在电话里说,由于天气干旱,加上她年纪越来越大,体力也不如从前,一些琐碎的事情常常三落四。而爷爷,自从四年前脑中风之后,不能干重活了,而且脾气越来越大,动辄发火。父母隔三岔五回去看看,为老人家买好吃的油盐酱醋和菜,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但用父亲的话来说,做得还远远不够,特别是无法释放他们的孤独。

我小时候被爷爷奶奶视为宝贝,作为他们的长孙女,享受到了很多关

爱。自从自己外出求学开始,爷爷奶奶的眼里就多了几分喜悦和几分担忧。他们既希望我有出息,在外面扎根并干出一番事业来,又希望我不要离他们太远,能够经常见面。如同儿时,常跟在他们身后进城。

从自己在校学会赚钱开始,每次回家,我都少不了为爷爷奶奶带一些东西。奶奶说:“还是大孙女贴心,记得爷爷奶奶。”我也曾邀请爷爷奶奶来省城旅

辛苦的凝结,也是一串串时光的堆积。行走田埂上,稻浪在我身边翻滚。不用了几天,等稻谷收割进仓,这片田野将被翻犁一新,撒播上白菜、萝卜等蔬菜的种子,几场秋雨过后,这里又是一畦喜人的绿色。看着灿烂的阳光在稻田里闪烁跳动,这一片金色的稻穗,因稻谷的殷实和饱满,弯着腰,低垂着沉甸甸的头。仿佛在告诉我,越是成熟,就越要放低自己的身段,只有深伏大地,才能听到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声音。而对于稻谷来说,成熟就意味着倒下,这时候,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幕幕亲身经历或亲眼看见的场景——随着镰刀的发出清脆切割声,一株株稻谷纷纷倒下,这是一种心甘情愿而又快乐无比的倒下,用足一个季节的等待,现在,终于梦寐以求地倒下。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稻香,一粒粒稻谷从稻穗中脱出身来,怀揣着激动的心情,去迎接属于自己的未来。

我在木屋与木屋之间的小巷里停下脚步,长久地注视着摆放在巷边的几块圆青石,那么地随意,就像它自己从河边或深山里,通过艰苦跋涉,来到这个地方,走累了,躺下就不再离开,永远保持着原有的姿态。历经岁月的打磨及与人为伴的厮守,圆青石越来越光滑,透出深谙世事的练达。坐在其上,抚摸着圆石微温的躯体,如同触摸一段过去的岁月。我仿佛听见那些匆匆或蹒跚的脚步,回响在小巷深处;仿佛看见端坐在圆石上的老人,那些期盼的目光;也仿佛感受到穿巷而过无影无踪的风和无边无际的寂寞……走出这逼仄的小巷,在巷口的另一头,薄薄的阳光下,一根丝瓜藤牵引着我的目光。只见它纤细的身子缠绕插入地下的竹竿,娇嫩的手臂,凌空攀越至屋顶的瓦片上,并不屈地向前延伸,去靠近想要靠近的地方,似乎与这些经风雨洗涤的苍老瓦片,有许多的话要说。

路边的一株快要枯萎的藤条,依然

用最后的绿色,装点着这个多彩的秋天;时隐时现的涓涓细流,坚守着永不言退的勇气和方向,一路欢歌向前……大自然里的万事万物,以自身特有的秉性和姿态,融入变幻无穷的世界中,并发出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呐喊。

在屯州村党群活动中心,仔细端详着一件件古生物化石标本,我听见了来自远古的声音。脚下的这片土地,是黔东南唯一的国家地质公园古生物化石景区,那些早已消失的古生物,远在寒武纪早期,这里是它们生活的乐园。现在,透过玻璃窗,这些曾经生龙活虎的古生物,以印刻在化石上的模糊身姿,呈现在我的眼前。而此时,我分明感觉到,这些模糊的身姿和远去的身影,在我眼前渐渐鲜活起来,并以成千上万,准确地说,是以无法统计的规模,活动在这片土地上。人作为个体,相对于古生物,是一个庞然大物,但面对着这些细小如微的生物,我深深地意识到人的渺小。古生物的演化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,作为后来者的人类,我们有幸主宰着所有物种赖以生存的地球,对于那些已经消失和即将消失的东西,我们应该去思考什么,更重要的是应该去做点什么。

还是沿着那条干净整洁的小路,缓缓前行,一路观赏,深陷其间。当热情的百姓招呼我进家吃饭时,抬头一看,竟发现刚好了一个圆圈,又回到那一群古树的旁边。走进那栋典型的吊脚楼,坐在二楼阳台的靠椅上,回味着一行的所见所闻,品尝着主人自酿的醇香米酒,分享着当地人民的幸福生活。屯州苗寨,一个看似很小的地方,实则为融民族风情与历史文化为一体的博物馆。我无法走遍它的每一个角落,也无法真正体会到它所展示的全部内涵,但我知道,在离开此地之后,那份陶醉与感悟,以及浓浓的乡情,会一直萦绕在我心头。



清水江

刊头图

佚名

爱。自从我自己外出求学开始,爷爷奶奶的眼里就多了几分喜悦和几分担忧。他们既希望我有出息,在外面扎根并干出一番事业来,又希望我不要离他们太远,能够经常见面。如同儿时,常跟在他们身后进城。

从自己在校学会赚钱开始,每次回家,我都少不了为爷爷奶奶带一些东西。奶奶说:“还是大孙女贴心,记得爷爷奶奶。”我也曾邀请爷爷奶奶来省城旅

游,他们十分开心。后来,爷爷再也不肯出来。我问他原因,他总是说:“不急,等哪一天,我划着你叔叔那条渔船顺流而下长沙看你。”害得我在长沙的湘江边翘首以盼,望穿秋水,都不见那鸟篷船的影子,只见随波而来的浓浓乡愁!

柔柔秋水,盈盈秋波。既然爷爷奶奶不肯来长沙,那么,我只有主动回家去看看了。没办法,秋水共乡愁长流,而我们要学会在欢乐和忧愁中成长。

中,没有菜了,而主人一边热情地邀客人喝酒,一边淡定地请客人“夹汤吃”——没菜可夹,就“夹”汤吃吧。这个故事后来经常成为人们饭桌上打趣的一大乐点,也打上了“木哥”原创的印记。故事是在温饱都难解决的年代里流传下来的,这个“夹汤”的版本以幽默的形式记录下来,能让人在品尝生活的苦涩后付之一笑。

《高坳散记》里还有一个“煮汤喝”的故事。故事里,杨老师的身份变成了“木哥”,是一镇之长。那时上级各部门领导经常来检查、指导工作,镇长三天两头为接待发愁。一天,又有接待,实在没经费开支了,木哥只得派两个干部去河边“搞生活”(钓鱼),结果那两个干部去了半天,一条鱼没有钓到,木哥气得要拿他们的鱼竿“煮汤喝”。

木哥的幽默里有自己的才华天赋,更是以微笑面对苦难的最好注解。

木哥是一个不忘旧情的人,在剑河中学教书的时候,他就在桂花树边住。高坳的乡亲来到革东,半路翻来覆去地想着落脚点,为了节约住店费用,就到木哥家里。那年代乡亲们穿着并不讲究,邻居们时不时侧目以对,而每次他都热情相待,并交代子女热情接待,不准赶人走,使得乡亲们感受到了家乡人

的温暖。有几个没有考取师范的学生,补习了几年,木哥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,并耐心地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。

木哥爱文又爱酒,周边有一群文友兼酒友。所以在木哥的“散记”里,充满了情谊和关爱。有一次木哥到朋友家帮忙,朋友拿出一瓶茅台,几个人喝完了自然是不够,意犹未尽,主人家拿出米酒来,他幽默地说,他不喝杂酒。主人家自然知道他爱开玩笑,也就笑笑说:“这个酒”(茅台)哪有够喝的。

木哥出版了三本集子,并将其中一本以故乡命名为《高坳散记》,足见其一腔殷殷的故乡情怀。木哥从大山里走来,踏遍山间荆棘,也遍览了闹市繁华喧嚣,然而他的内心深处,依然有一棵家乡的老树盘根错节,迎接四季人生。

鸟语伴着禾香欢快地在山谷间荡漾,秋风妙曼,知了高歌伴着打谷机的铿锵,把秋梦晒上了禾浪。

夕阳西下,牧归的老牛悠闲自得地咀嚼着这一年的辛劳,只想回到老屋美美地睡上一觉。

夜幕霓虹月光温柔,远处又传来了芦笙的交响,还如往年一样婉转悠扬,在山谷间久久回荡。

生活中,当我们丢失东西时,自然很苦恼。不过,当失而复得时,一定会大喜过望,这种故物重逢的感觉,会让你觉得弥足珍贵,倍加珍惜。

今年七月的一天清晨,我和往常一样,来到苹果山锻炼身体。但是,回到家时,却发现钥匙不见了,于是又风一般的赶回苹果山寻找。

此时,一群老太还在我当时放钥匙的板凳前跳舞。我远远就看到钥匙还在,跳到嗓子眼的心,顿时放了下来。

我拿起钥匙,刚走出几步,一看,拐了!挂在钥匙上的U盘没有了。

这可把我急坏了。或许你会问,U盘有这么重要吗?是,两年多前单位合并,因为两边都要上班,为了方便携带办公,我把所有材料都放进了这个64G的U盘。

我急忙转身回来,询问放音乐的那个老头,因为当时我走的时候,只有他一个人在。他说不知道,也没有看到谁取了U盘,但他的神情紧张。再问其他跳舞的老太,都说没有看到。

这时,一个经常在那里锻炼的朋友说,这个亭子上面有摄像头的,找不到就报案吧。

我先找到立在苹果山大门口的便民牌,上面有苹果山管理人员的电话。但是,电话打过去,管理所的所长说,摄像头不属于她们管,是派出所管。

我给市里的一个同学打电话,他叫我不要着急,并吩咐派出所处理这个事。

过了一会儿,先是两个穿警服的派出所干警来到苹果山,接着几个便衣警察也赶了上来。他们看了看,说苹果山这个监控是街道装的,没有跟公安联网,再加上只有两个摄像头,根本监控不到钥匙放的那个位置。

“那怎么办?还有什么好办法吗?”我问。

“要不,在这里张贴几份寻物启事?”于是,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三张寻物启事,分别张贴在亭子的立柱上和前面的管理房墙壁上。

临走时,我对那几位警官说,当时那个放音乐的老头一直在,要不明天清早你们再来一下,以派出所的身份询问他,了解情况,寻找线索。

他们把其中一个叫黄警官的电话号码留给了我,叫我明天早上跟他联系。

第二天清晨,当我快步赶到苹果山顶的时候,还不到七点,这时人还很少。我在亭子里来回踱步,等待那个放音乐的老头。

大约七点半,老头终于来了。他看我在上面等他,没有直接上亭子,而是往厕所方向走了。

过了好几分钟,老头才上到亭子来。我迎上去,问道:“师傅,昨天我的U盘丢失后,一天都上不成班,因为我的材料全部在U盘里,没有拷贝的。这个U盘对我太重要了,麻烦你再好好地回忆一下,看昨天早上谁捡到了我的U盘?”

老头说:“我帮你掐算一下,看看U盘在哪里?不过,要你自己去找。”

“好啦!谢谢师傅!”听他这样一说,我感觉到有希望了,连忙拱手谢道。

只见那老头故弄玄虚,将右手放在左手手掐算了起来。过了一会,老头说:“你的U盘,在厕所的路下坎,你赶快去找吧!”

我一步并成两步,飞快地跑了下去。但是,仔仔细细、上上下下地找了一遍,也没有找到。

无奈,我只好又跑上亭子,对老头说:“师傅,找不到,你能不能带我去找呢?”

老头随我一起,来到厕所的路下坎继续找。“这不是你的U盘吗?”当时,我在前面,老头在后面,老头突然说道。我扭头一看,U盘就在我刚走过的地方。

U盘失而复得,我紧张的心,在这一刻终于放松了下来,心里的大石头可算是落下了地。

而此时,我的心镜似的,明明知道是老头取走了我的U盘,又丢到了厕所的路下坎,但我不能说破,只是抱拳相谢:“老师傅,你帮了我的大忙,真的太谢谢你了。今天我我没有带现金来,明天我一定带钱来酬谢你!”

虽然,老头让我担心受惊,甚至彻夜难眠,但最后还是良知发现,以巧妙的方式将U盘归还了我,如果他打死不承认,我也没办法,U盘也不可能再找回来。

人心是微妙的,也是最难测的。我想,他是经过了怎样一番的反复揣测后,才作出了这样巧妙的决定。

还好,U盘失而复得,所有的担心也变成虚惊一场。这提醒了我,要把最重要的东西做好备份,也许不是每一次的遗失都能找回。

□ 吴德玉

秋

一个多情的季节
太阳收敛起了她的锋芒
大地变得风情万种

朝阳如约而来
唤醒山沟里沉睡的雾
于是
云海便在天空与山峰之间轻盈地舞动
山寨里赶早的炊烟也加入这云的世界
趁机把秋天的喜悦放飞天际

鸟语伴着禾香欢快地在山谷间荡漾
秋风妙曼
知了高歌伴着打谷机的铿锵
把秋梦晒上了禾浪

夕阳西下
牧归的老牛悠闲自得地咀嚼着这一年的辛劳
只想回到老屋美美地睡上一觉

夜幕霓虹月光温柔
远处又传来了芦笙的交响
还如往年一样婉转悠扬
在山谷间久久回荡

□ 李田清

失而复得的U盘